



逢星期日刊出

為辦好教育，她從青春走到白頭；為教好下一代，她五十多年來真心不變。不止出錢出力，還感染志同道合者傾注真愛，帶動家長、校友，以至退休職工延續對教育事業的那一份真摯。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她創辦並傾注畢生心血的這所學校是名副其實的「樹人學校」，她深信「小小樹苗在成長，要做社會新棟樑」。樹人育人無悔白首就是故事的主人翁，八十多歲的香港樹人學校創辦人之一李月波校監。

文：本報記者 呂少群 圖：樹人學校校友會

李月波現為樹人教育機構主席、樹人校友會顧問。華年八十的她，精神飽滿，頭腦清晰，談起參與創辦樹人學校暨幼稚園的那些年和那些事，如數家珍。那已經是53年前了，香港經濟遠未起飛，社會當然也沒有今天的繁華，什麼「兩個夠晒數」、「免費教育可謂聞所未聞，一般家庭人丁興旺，為養家餬口，普遍父母都要打工，留下一群幾歲的小孩看家，大一點的會搬來木橈踏起腳尖趴在窗口，或隔着鐵閘，急急地盼着爸爸媽媽早點放工歸家，類似場景比比皆是。

決心培育有理想的兒童

幼童盼母歸的這一幕，令李月波魂牽夢縈，半世紀後依然歷歷在目，唏噓不已。耳聞目睹令她感慨繫之，與兩位朋友磋商後，三人萌生了合作開辦幼稚園和小學的念頭，一來幫忙看顧一些朋友的孩子，二來協助照料一些小孩，讓大人特別是一些文職人員上好朝九晚五的班，討三餐溫飽，她不諱言對當年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相當失望，決心培育有文化、有理想、朝氣蓬勃的少年兒童。

懷抱理想，立定志向，三人行踏出辦學第一步。李月波回憶「辦學的關鍵有三個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校舍，第二是師資，第三是資金。」找呀找，走呀走，她們終於在北角清華街找到一棟唐樓，三層合計五、六千呎，每層可做兩個教室，可容三四十個學額。更重要的是，該處居高臨下，從英皇道轉上堡壘街，抬頭就可看到學校招牌。而這間學校的服務對象不止是打工一族，也包括北角街坊，北角當年聚居着大批上海人，有「小上海」之稱。

業主聽說是辦教育，當即表示支持，答允收取較廉宜租金，但三層樓每月仍須支付三千多元，這在五十多年前，也是一筆相當大的開支。1960年，香港樹人幼稚園，終於在北角清華街開課。三年後，李月波全權接辦，請來幼師畢業的郭小蓮當校長，學生四十人，李校監清楚記得其中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的妹妹，又有華潤、招商、德信和銀行的職工子弟。第一屆校友包括了王思育。漸漸地，更多知識分子把孩子送進來，包括大公報前副總編輯曹驥雲的兒子曹捷，也就是今天為

人熟悉的作家陶傑。

學校草創，人力物力都有限。全校僅有的教職員，包括郭校長、李月波和趙智瑛都要教書。地板壞了自己補，招牌殘舊了自己買油漆來翻新。這裡出現了內地山區小學常見的複式班，三四年級學生同處一個教室，一個老師教完這個年級布置了功課，然後教另一個年級的書。幼稚園小朋友也是高低班一塊上課。

當時，李校監傾盡積蓄買下一台二手鋼琴，雖然賣家索價高達幾百元，她堅定地說「鋼琴一定要有。」二話不說買下了。最重要的錢都用在學生身上，一是提供校車接送學生，二是供應午膳給小孩子們，讓這些中下層職工的子弟吃上熱飯，而他們的父母可以放心上班，放工後才料理晚餐。午餐的飯菜誰操持？原來是郭校長把家傭叫來幫忙，權充廚師，每天端出的也不外乎午餐肉、番茄焗豆、雞蛋和青菜這些家常食物。「陶傑說樹人的午餐不好吃，我認為關鍵是有營養、乾淨，我們學校就這樣維持着。」李校監淡然地說。

條件差教育質素不能差

辦學條件差，但李月波堅持辦學質素不能差。「首先要保證教育質素，重視學生品德。」她憶述，五十多年前的維園一帶樹木不多，青少年去公園踢球，踢着踢着就被人踢入黑社會了，好些小朋友通街跑，時見媽媽拿着籐條扯破喉嚨叫孩子快回家。當時的社會狀況是，一種孩子是沒人教，另一種則深受外界影響，換言之等同面臨歧途。還有另一種更淒涼，家長麥先生不幸身故，麥氏三姊妹頓失所依，家裡請不起家傭，日子過得緊又苦。李校監決定予以收留，三人學費合計四十二元，管讀書，管生活。她補充，學校關鍵教品德，樹人選按學生實際需要而給予幫助，提供膳食、接送、看管服務，盡力做到周到細緻，讓孩子健康、快樂地成長。樹人校歌歌詞「明事理，愛科學，智力高，體格強」道出了創校者的期望。

李月波

一生盡獻教育

樹人育人無悔白首

◀李月波以真心辦好樹人，贏得教師真愛和校友家長真情



辦學半世紀 誕逾萬小樹人

入讀樹人的學生越來越多以至要擴校發展，校方找到渣華道兩個舖位，同樣面向馬路，在此加開三四個幼兒班，收生逾百人。隨着師生躍升至三百，樹人亟需要正式校舍以作長遠發展。適逢中國銀行籌建北角僑輝大廈，要作職工宿舍兼作校舍，身為中銀職工的李月波遂申請入則在此辦學。1973年，樹人學校八百師生，正式遷入英皇道校舍，十八個教室、二萬多呎空間。

樹人成了正式小學，兼辦幼稚園和幼稚園，堪稱提供一條龍教育。李校監記得，現已成爲律師樓合夥人的楊煒凱，一滿月就被家人送到樹人託兒所，一直讀到小六畢業，足足度過十二年時光。爲了照顧銀行職員生活，樹人有兩三年還提供夜託服務呢。

「陽光雨露育新苗，校園處處耕耘忙。」有了正式校舍，樹人發展如虎添翼。八十年代，越

來越多福建新移民聚居，樹人的福建子弟也不斷增加，學校連開上午班、下午班以至全日班以吸納，到了九十年代初，全學校達到空前的一千二百人，堪稱樹人教育機構五十年辦學史的高峰。

盼在東涌復辦學

2002年，政府鼓勵社會辦學，教統局批准樹人和漢華教育機構在東涌合辦中小學結龍的直資學校。適逢樹人與僑輝大廈租約於翌年期滿，李月波一心指望兩三年再遷新校，遂將樹人暫時停辦。料不到，政府基於學生銳減而將東涌建校計劃一推再推，迄今足足十年，東涌地皮足足曬了十年太陽，樹人校友、家長也等了十年。回首辦學半世紀，超過一萬名小朋友先後入讀樹人。李月波深信，樹人會在東涌復辦，繼續爲香港和國家培育棟樑。

樹人漢華兩校「結婚緣」

「信是有緣」，確實是樹人學校與漢華中學的寫照。原來，漢華中學創校校長黃建立就是李月波的夫婿。當年樹人草創，教學經費緊絀，李月波游說黃校長，兩口子省下租房子的開支，把家搬進了北角清華街校舍居住。「每天傍晚，就等他放工回校幫忙，把那台二手鋼琴從這間教室推到另一間教室，只憑我們三個女子，力氣不夠。」這對夫妻，一個是中學校長，一個是小學校監，成了一段佳話。

樹人與漢華更是親上加親。漢華教育機構副主席葉國謙是樹人友好，其夫人李雁怡的母親梁涓涓，則是樹人第二任校長。

「樹人學校，不是我自己的，而是大家的。」作爲樹人創辦

者，李月波並無將樹人作爲私人財產，轉而催生樹人家長教師聯誼會、樹人校友會以促進校務發展。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逐步帶領學校轉型，先是由私校轉爲非牟利團體，繼而註冊做教育機構，爲申辦正式校舍鋪路。同時以其辦學真誠，游說有名望的社會領袖加入校董會，包括行政會議成員鍾瑞明、中銀國際副董事長林廣才，力氣不夠。這對夫妻，一個是中學校長，一個是小學校監，以至中大校友會顧問李金鐘。又委派前樹人校長何潤玲等加入樹人教育基金會。

九年前，李校監組織了樹人退休會，邀請樹人歷年教職員加入，至今已會員幾十名。從教師、職工、家長以至校友，形成名副其實的樹人大家庭！



▲（左二起）何潤玲、李金鐘、趙智瑛、李月波、李雁怡和蔡宇略等祝賀樹人辦學第52年

老師傾付真愛春風化雨

漸漸地，樹人辦出了成績，也贏得了口碑。越來越多家長放心地把孩子送來，樹人學生不止來自北角，也來自銅鑼灣、灣仔以至柴灣，那輛二手校車一天要連跑兩趟（俗稱走兩轉）接送。「品德教育要抓好，教學成績不能差。」李月波透露，當時一些官校，教師只管教書，不在乎學生成績好壞，結果好些學生升不了班要留級。於是，樹人接收不少來自官校和津校的插班生，面對這批程度參差，或者說學習自信和狀態低沉的孩子，老師們傾盡心血去教導啓蒙，重燃其鬥志，發揮其潛能。「樹人辦得起來，在於一顆培育好小朋友的心，加上老師肯捱肯拚，對工作百分百投入，這是真正的愛。」

李月波特別感念教師們付出

的真愛。半世紀前的香港，哪有什麼最低工資，藍領、白領普遍薪水微薄。當年教師薪水也不高，但仍以官校最優，津校次之，私校又次，天台學校更次。港英政府先是大量開辦短期的師範訓練班招收教師入官校，復以高薪吸引私校教師轉職津校，私營的樹人只能以略高於天台學校的薪金予予教師，底薪僅爲百多元，到了1968年則爲二百元。人手緊而事務繁多，「辛苦到不得了，一身兼幾職。」

春風化雨，作育功深。有心有力更要有爲，李月波也設法提升教師待遇。「一有學生就加薪，每年增幅超過5%。」辦學過程中，李校監着意羅致更多師範以至大學本科畢業生，令教學專業水平再上新台阶。



▲樹人舊生和退休職工，定期參加社會活動



▲樹人校歌